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馮佩伯

馮佩伯，字紉秋，名畹蘭，以字行。毗陵人。發逆竄擾江浙，投筆從戎。性亢直不善逢迎，以是浮沈軍中，迄無尺寸功。生亦不以介意。亂既平，仍應試學官，是補博士弟子員。顧家貧，不能安坐牖下食，擬作人幕賓為餬口計。有中表戚李仲峨在金陵督署為上客，思往投之，適有書來招，遂欣然命駕焉。既至，署中不能居，因賃左近一廢圃，略加修葺，移榻其中。初亦無所異。一夕，皓魄升空，朗澈若晝，生呼童沽酒獨酌，默念生平，自傷身世，對月長吁，頗涉遐想，曼吟杜少陵「今夜州月」一詩，淒然若有所感。忽聞短牆外喁喁有兒女子笑語聲。方訝此間久寂寞，何得有人，豈僦得鄰家屋移眷屬於此耶？傍牆故有桃樹，結實累累，童倚短梯於樹間採桃，固尚在也，生乃移就牆陰，乘而俯窺之。

見女子五六人，圍坐一圓桌，肴核紛陳，壺觴畢具，方欲行觴政，舉首座服白綃衣者為酒糾。生視東西並坐者似皆客位，南北各一人對坐者似主位，居末席者服紫綃衣，齒最稚而貌尤豔絕。年皆□六七歲許，並操吳音，惟首座則間雜以維揚方言。

須臾，聞首座女子曰：「當佳景，對妙人，何不領略清光，共訴素心，乃必強掉文袋，征經據典，搜索枯腸，抑何不韻乃爾。再言者，罰以巨觥。」末座者曰：「善。阿姊舉動，故自不凡，宜昔年珊瑚漁父稱阿姊巾幗而有鬚眉之概也。」西坐二女子曰：「今夏天氣，酷熱異常，赤日當空，若張火傘，幾於鑠石流金。近日涼徐來，暑氣盡退，炎炎千丈，不知消歸何所。靜觀世態亦如是也，良可歎喟！」東坐第二人曰：「妹言此，使我憶往日李媚珠入偽東王府時，意態驕橫，抑何炙手可熱？媚珠本楚北小家女，生平不識綺羅澤澤，一旦以明珠為帳，白玉為牀，身厭錦繡，口飭珍羞，方自以為天上神仙不啻也，詎料不轉瞬間，煙銷雲滅，媚珠亦蘭摧玉折矣。片刻浮華，一場短夢。彼貪生喪節者，思之真堪愧死！」南坐女子方舉杯邀月，滿浮大白，聞言笑曰：「尚憶偽東王欲仿隋煬迷樓故事，構一杰閣，復房密室，曲折通幽，入之者幾不能自出。選麗姝百人入其中，號曰百美閣。牀榻衾褥，異常華煥，牀上具有機括，自能運動，窮極淫巧。每一所輒懸所居之美人像於房楣。夏時室內疊冰為山，庭中引水成幄，令人不知有盛暑。閣之中央有一亭，四圍皆荷池，池中荷花，諸色畢備，花時芬芳徹遠近。亭內有水晶方几，長廣五丈，中蓄金魚，荇藻交加，游泳自得，視之內外透澈，若懸空際。無事時恒於此裸婦女，使互相奔逐；撒金豆於地，令各趨拾之。復作玉投壺，中者乃獲侍寢。其淫縱至於如此。特不解當時婦女，何以恬不知羞，豈真奴實全無心肝者哉？」東坐者第二人曰：「如朱慧仙、趙碧、王憶香皆義不苟生者，至今言之，猶凜凜有生氣。若傅鸞史，雖能自脫，猶落下乘耳，吾弗取也。」末座方欲有言，首座者急止之，曰：「今夕止可言風月，勿談往事，徒令人不歡。」

生覺涼露侵衣，喉間癢不可忍，咳然嗽作。諸女子聞聲，四顧■徨，知有人窺，亟命撤席，高呼瑞香，即見群婢■至，或扶或挽，各自散歸。生亦自梯下，歸齋遽寢。心疑諸女子為非人，輾轉不克成寐。聞窗外有彈指聲，跋履起視，從窗隙中瞻之，則見月中人影亭亭，高髻淡妝，娟妙無匹，即頃間所見末座麗姝也。喜極啟扉，而女已立生後，儼祚作禮。生長揖命坐。女自言：「陸姓，小字雪香。家住金閶，出自詩禮。□五歲賊陷吳門，被擄至金陵。□六歲春間選配命下，仰藥遽死，有憐之者，瘞於牆外第□四株梅樹下。與君有夙緣，當重生，特不能驟也。」

生初聞頗有懼色；繼見豔冶若此，決非禍人者，言次，漸入游詞，遂極纏綿。始猶且去宵來，久遂恒留不去，日侍生側。惟生見之，童僕弗能睹也。初陳食物，惟嗅其氣。酒亦然，每罄一壺，則雙頰為酡。繼漸能啖桃李諸果，尤喜以甘泉淪苦茗，曰：「使其盡滌邪穢，自致清虛。」因為生謀曰：「君孤身在羈旅，室中忽有婦人，殊駭觀聽。不如賃屋他所，乞假往游吳門，偽作娶自彼處歸者，庶息群喙而免物議。」生曰：「我亦慮此。但囊中乏阿堵物何？」女曰：「是可無慮。距妾葬處六七步許，有埋銀一甕，約五百金，可先取之，任君佈置。」生往掘，果得藏鏹。遂偕女買舟回吳，托言為舊家女郎。

女固知書識字，態度綽約，舉止娉婷，人皆信之不疑。復至金陵，僦居新第，蓄臧獲，備服御，居然素封家。日與生坐畫舫出遊，茶爐酒盞，悉載自隨。女工彈琵琶，生善吹笛，每於夕間，月明波靜，維舟柳陰下，曼聲度曲，聽者以為神仙中人。女自言：「殉難後陰司欽其貞烈，不復隸諸鬼籍，任其往來，無所拘束，恒於風月良宵，偕諸姊妹聯袂遊覽，歷名勝，人於白日紅塵中膠擾憧營，無停止時，獨至深夜，群動皆息，萬籟並寂，此時清景，真不可得。」生亦以為然。

一夜，自莫愁糊蕩槳歸，街鼓如，殘月掛樹，明星墮波，菖葉蓼花，秋意蕭瑟。忽一舟從上流來，脆管么弦，音調淒惋。女側耳聆之，曰：「何酷似我瓊娘聲也。」頃之，與女舟相並，舟中三四女郎，霧鬢風鬟，並皆佳妙。一姬高呼女名曰：「雪香！別來未久，尚憶阿瓊否也？」生視之，即前時所見首座女子也。女因招之至己舟，共話，始知瓊娘本姓殷，吳趨坊人，父亦名諸生。瓊娘陷賊後，絕粒投繯殞命。生前喜閱內典，死後仍持誦《金剛經》不輟，地下猶不忘懺悔，積數已盈兩藏。主者嘉之，令人轉輪，今夜即投生富貴家矣，故諸女郎為之餞行。女亦向瓊娘稱賀。瓊笑曰：「那及雪妹身得重生，緣逢嘉耦，仍履今世，不昧前因哉？」諸女郎亦為歎羨。

生轉詢諸女郎姓名，則一姓孫，字紅蕤；一姓李，字秋瑟；一姓鄭，字銀濤；並出宦家，以不屈死。因問：「尚有一人，何以不來？」群曰：「繡妹福大，已列仙班矣。繡妹姓戈，字繡琴。少時喜讀書，頗有所得。死後得太陰煉形之法，昨有瑤闕丹書下，謂其道術已成，徵作司香尉，已以肉身上升，不日即將為真靈位業圖中人也。」絮語久之，各自散去。

生與女情意日篤，屢問返生之期。女輒搖首笑曰：「未也。」生戚李生為生納粟入監，勸赴北闈，曰：「以君之才，何患不入金馬門，登鳳凰池哉？」以行資，生意為動。女獨歎曰：「此豈可仕時哉？君才固堪作吏，君性似不宜涉世。不如結廬鄧尉，歸隱莫釐，此地有山水之勝，買數頃田，蒔魚種秫，為識字之農夫，納太平之租稅，以了此生足矣。又何必他求哉？」生曰：「能如是乎？與子偕隱。」女曰：「買山之資，我當助子。」指示葬所，鋪甫下尺許，即得數千金。隨載女■歸吳，女令暫瘞諸鄧尉山麓，以待他日。